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都市专栏

本埠生活录

友人约饭饭,问,darling,老洋楼里的西班牙小馆可不可以?自然是可二字并谢谢二字一共仁义道德四字。

黄昏春风荡漾,小小迟到片刻,踏进小馆,友人已端坐如仪,皱眉捧着菜单,身旁肃立一位细细美美服务生,男的。

宽衣坐下来,一句寒暄没有,友人不胜惆怅地,他们换了菜单了,刚知道。听完心中小小莞尔,呵呵,饭馆子换了菜单,犹如情人换了心肝,事先不会通知你,事后明白了,自然是百般失落千般伤怀。身旁服务生伶俐插嘴,我们换了新厨师,西班牙请来的。

于是便全力以赴研究陌生菜单,全英文的,字写得极细小,烛光极微茫。想吃点西班牙别致海鲜,小乌贼塞满一腔内容,乌赤赤地,炖得墨黑,再富富饶饶,浇上半杯的厚奶油,那个晚上,挖空心思地,就想念那一碟子黑黑白白。这样的

西班牙小馆

◆ 石磊

家常菜,绝对算不得偏门,偏偏人家就是没有。格么,还有没有其他海鲜做得新鲜生嫩些的?服务生答,没有,都是油炸的。油炸鱿鱼,油炸蘑菇蓉,油炸这个油炸那个,油炸得一颗心都掉进了油锅。跟友人面面相觑再接再厉继续研究主菜。龙虾饭饭独领风骚,本埠有名有姓的西班牙饭馆子,间间爱做龙虾饭饭,又矜贵又不难吃而且实在太容易煮了,估计各位大厨闭着眼睛都整顿出来了。再看其他,竟然统统是牛排,俨然德克萨斯风情翩翩。看完嗒然若失,呆坐小震撼中。

身旁服务生看我们二人低头良久默默无语,人家细声细气讲出惊人的话来了。阿拉新来的厨师,估计是西班牙山沟沟里寻来的,脾气耿得腰细,菜单打死不写中文的,龙虾饭饭跟伊讲上海客人觉得太咸了,伊也不听的。阿拉也没办法。我倒是蓦然来了兴致,脾气耿得腰细的西班牙山沟沟厨师?有劲

的啊。白求恩当年也是耿得腰细的一枚加拿大人对不对?人家一生伟业斑斓的说。

总之,那晚还是跟友人言笑晏晏,开开心心扫荡了大盘子的美味火腿,循规蹈矩吃了龙虾饭饭。友人体贴,给了香蕉,亲手拆了龙虾肉,讲了一晚温暖闲话,还请万能的

服务生,给我觅了一枝孤里的烟卷来,亦不知服务生究竟从哪个男客人的烟袋里打捞来的,谢谢天。

饭后友人讲,darling 试试人家的甜品。我却戛然而止只要了一杯咖啡。耿得腰细的山沟沟厨师,会奉上怎样的甜品?想想我还是却步了。

春风沉醉的夜晚,洋楼里的西班牙小馆,烛火摇曳,故事斑斓。深夜离开时,看见厨师闲下来,坐在花园子一角吸烟。深深看了几眼,人家身影孤独,相貌真的蛮耿的。

西南的琐事尘语

魔女梅里安

◆ 浩尘

17世纪、18世纪,是欧洲几个老牌帝国迅速向外扩张、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推进殖民主义的世代,与此同时,也成为近代博物学发展的爆炸世代。在那些个年代,欧洲上层社会兴起了一股博物学收藏热和与之配套的博物学出版热,在利益和荣誉的双重驱动之下,有许多勇敢无畏的博物学家和图谱艺术家,他们应邀或自费,跟随着扬帆远航的帝国舰队,深入到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各个未知的岛屿和陆地,探年、采集、总结了大批的资料。他们中间,因时代环境所囿,鲜有女性的身影,但毕竟还是有这么一位,她就是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

在成为伟大的梅里安之前,普通的女艺术家梅里安已经出版了好几部花卉图谱作品。命运从她的婚姻失败开始发生转机。1685年,梅里安与丈夫分居,带着女儿们迁居至荷兰,之后认识了阿姆斯特丹市长等一批荷兰权贵。对于当时富有的荷兰上层社会来说,最时髦最风光的事情就是拥有新奇的博物学标本以及相关图谱。1699年,得到一笔政府津贴的梅里安,在没有男性保护的情况下,与次女一道,踏上了探索苏里南自然风貌的旅程。那一年,梅里安52岁。

苏里南当时是新近开发的荷属殖民地,位于南美洲北部,是热带雨林气候的一个典型地区,绝大多数欧洲人对其一无所知。1954年,苏里南成为荷兰的一个海外自治省,1975年独立,成为南美洲最小的一个国家,同时是西半球唯一一个使用荷兰文的地地区。

梅里安在苏里南居了两年时间,其间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危险,还遭致了许多的攻击和嘲讽,有人甚至称她为“与魔鬼共舞的人”。梅里安在苏里南的两年时间,观察、记录并描绘了大量的昆虫以及其植物宿主,回到荷兰之后,她出版了此行的成果《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因为这部作品的出版,梅里安从“魔女”成功转身为一个公认的杰出女性。在这本图谱中,她创造性地把昆虫的各个生长形态与其植物宿主同绘在一个画面之中,将科学的严谨和艺术的美感同治一炉,因而一举成名,并被后世的昆虫学家和自然史绘画艺术家推崇备至。

梅里安70岁高龄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去世,但她的祖国特别以她为荣,德国1992年发行的500马克纸币,背面是梅里安所绘的毛毛虫和蒲公英,正面则是梅里安的画像。

梅里安的作品现在依旧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作用。

总是想得太多

春日读信

◆ 戴蓉

中国雅虎发表公告说,邮箱将于2013年8月19日停止服务,在此之前如果邮箱没有搬转,所有邮件和相关的账户设置都将被删除且无法恢复。我倒是从未乐观地以为什么东西都会好好地一直在原地等着,但临到未了还是徘徊起来。MSN停止使用之后,某个周末的早晨,我就曾把它点开来,看着小蓝人和小绿人像往常一样转了又转,却始终登录不上去。想起从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母亲去世了之后,女儿偶尔仍会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听着空荡荡的铃声,在电话那头回响。

把雅虎邮箱中保留的老邮件找出来读了一下。朋友旅居外国时写来的邮件我都留着,初到一个陌生新奇的环境,人往往特别敏感,笔调也清新活泼。其中的一封是网友写来的,也是个满世界流浪的人,我跟她没有见过面,却不妨碍对她保持着一种向往。如果人可以

大致分类的话,我把自己和她划分在同一类。对精神世界有着同样需求的人,在不同国度过着不同的生活,这真是让人欣慰的事。

某君写来的关于花草、节气的电子信当然也不会删掉。那些措辞优美的信,文笔足够在报刊上开几个随笔专栏了,心情却是熟人间私下分享的。没有什么人会在电子信里说说春天,唯有他写到自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躺着,一边看书一边透过落地玻璃门看看外面的花木:“花事已到尾声,现在是新叶时节了,小读且小睡,醒后继续读一点”。

有人说,照片、资料、书籍,时间久了难免发黄变脆,把它们统统电子化才是万全之策。但电子邮箱和文本,谁又能保证不会“咔嚓”一声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那些留在记忆深处,一到春天就不由自主泛上心头的,才是飞不走烂不掉的。春日里读旧信,那些生命里的春天,又一次无声地经过了我的窗前。

在中心的边缘

惊铃

◆ 南妮

近期手机声频繁地响起,不拘你是做晚饭的时间,忙上班的时间,还是挤在电梯里,搅你没商量。家有明年中考考生,陌生的电话都是推销暑假补课,进修,名师指导,等等。不知他们的信息从何而来,电话第一句必是:你是某某的妈妈吗?让你心头一紧:学校有事?

这天得空在家,一个电话又是心惊肉跳。——“你家用电超负荷,欠费,马上就要停电。人工咨询请按2”。马上按了2,机器声果然换了一女声。“会帮你查一查。”马上报给她家里的地址。那边迅速地说,在金山区某某路某号,有人用你的名字申请商业用电,1月份开始就欠费了。招商银行卡号的最后四位数是某某某某。金山倒也是有亲戚,疑惑间,忙拿出自己的银行卡号,不是那个四位数,总算谨慎了一下,没有报出自己的银行卡号。接下去的流程就不得不令人怀疑。电话指示我需去公安局报案,写一个说明情况的三联单,传真给他们,还给了个传真号。“替你接金山区的公安局噢,电话不要挂。”瞬间,电话那头有男声说:“喂——”金山区公安局的电话,难道是你们的内线不成?

骗子的伎俩是很好的识别的。坐在一旁玩手机游戏的小孩姑姑出声了:“一听就知道是骗子,就利用你这种胆小的心理,你还拿纸笔记?还报家里的地址?吓!”

是的是的,我很汗颜。常常认真得不是地方。想起老妈上月买保健药,给不高明的骗子骗去1000块。某种傻怕是要遗传的。不是双休日的大白天,打来“要停你家电”之类的电话,目标就是针对那些退休胆小的老太太的。“不要报你的银行卡号,不要说你的身份证号。”警察朋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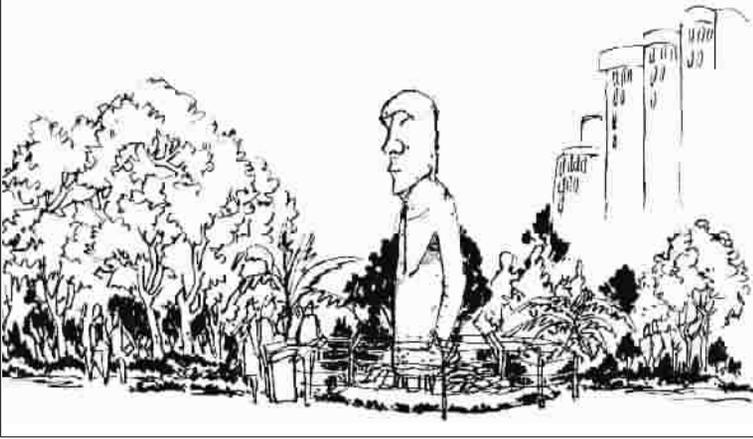
惊魂稍定,却来了更大的恐慌。

在家打电话,却被告知:“此电话暂停使用。”用手机按家里的电话号码,同样是如此回答。也就是说,电话既不能打出去,也不能打进来。听了几遍“此电话暂停使用”,凉意袭身,既晦气又落魄的感觉。

速速去电信,原来是因为去年有一个月的电话费忘记交了。付电话费,付违约金,说24小时后,电话会通。没几个小时,电话就通了。做一个现代人,需胆大,需小心,搞坏心情是太容易的事。



钢笔画世界 智利复活节岛的石像 杨秉辉 画\文



智利复活节岛在太平洋中,距智利本土3790公里,面积117平方公里,为一火山岛。岛上有680多尊火山石雕成的巨大石像,面向海洋整齐排列。不过经过千年风化,较完整的已仅存30余尊,成为智利国宝。为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智利政府将其中一尊较小者移至维尼亚德尔马市供人参观。该石像立在一小花园中,砂石雕成,半身、身后削平,高鼻深目,但鼻梁甚宽,并不像欧洲之人,长脸翘嘴,耳已风化无存,面呈茫然之状。

诗歌口香糖

无题(303)

◆ 严力

- 人性的弱点很无奈 就像我天生穿着一双陷阱 可是在面对宁静与优美的风景时 最强的感觉不是关于风景的 而是庆幸自己站在了地方
- 在生命博弈的赌桌上 时间的神情一直最自信 它总是捏着一把 名号后浪推前浪的牌
- 历史中 总有某些事件里的人员死亡 只剩下一组数字静静地 趴在没有反省的字里行间 好像用其自身扒下的皮毛 分毫不差地盖住了自己
- 已下机的掌声请不要走散 托运的掌声请尽快领取 请大家在更加开放的 商业出口处集合 然后前往时代超市等待 叫号验货
- 平等就是平均地分配蛋糕 而我的内心经常会在 分配时突然锋利了
- 对上瘾的茶客来说 现实的烦恼都会屈服于茶香 口感统领了生活的注意力 甚至从鼻腔上散开的香味 还在攀爬有扶手的感叹词

让思想拐个弯

机关开放

◆ 顾土

读到报上的消息说,广州沿街机关的厕所已经向路人开放,不禁感慨良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几位记者在昆明采访,大家先后内急,忍无可忍,但沿途一直找不到公共厕所,我当时立断,请司机将车开入政府大门,对门卫谎称进去采访。当我们如释重负轻松而出时,门卫还追问我们:找到领导了吗?

十几年前去美国里士满游览,中途忽然内急,四处遍访厕所不遇,只得询问街头的警察,不料他将手向附近的大楼一指。我进去解决了问题后才发觉楼内实际是个办公场所,每间屋子里都有人在忙忙碌碌,可是,不用说门卫、保安,连个传达室也没有,出门回头一望门口的牌子,啊,原来是某个政府机关。有一年在澳门遇上大雨,见到旁边有座典雅的小楼,就跑了进去,不想却踏入了澳门民政总署,这是历史文化建筑,可以随便参观,当然更可以休息、如厕。

寻找公共厕所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各个国家旅游,出门上街难免都会出现找不到厕所的尴尬状态。如今的中国算是公共厕所比较多的地方,但在有些国家,不知为什么,死活就是看不见公共厕所。此时此刻,自然想起了麦当劳、肯德基,因为这里的厕所是开放的。如果找不见麦当劳、肯德基,就只好钻进咖啡馆了。可是后来又发

现,很多咖啡馆的厕所居然上了锁,开关就藏在收银柜台的后面,只有喝咖啡的客人才被允许使用。为了如厕,我常常以一杯卡布奇诺做交换。宾馆,按理说是个上厕所的最佳地点,可我在卢森堡时,那里有个豪华的酒店就是不准游客进去方便。我的一位朋友便上楼找人,说得有鼻子有眼,随后他却一头钻进卫生间。前年在伦敦的国会附近找厕所,一位当地华人为我出主意,前方有家咖啡馆的厕所在二楼,而三楼是别的商家,你就直奔二楼,咖啡馆的服务生以为你是上三楼,不会阻拦你的。结果,每当路过这里,我就直奔二楼,多日如此,确实顺利。

私人店铺的卫生间肯不肯对所有人开放,不便强行干预,但公共机关对外开放,原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机关的厕所对外开放,还可以节约公共开支,节省劳动力,在街头巷尾也能免除挥之不去的异味。不过,我们这里的机关往往都拥有一个大院,机关大楼,也就是厕所所在地,一般都坐落在大院的纵深处,上个厕所并非三步两步便可以完成的事情。好像30年前,一个城市没有几座像样的剧院,却有数不清的机关礼堂,于是号召礼堂对外开放,可结果,除了一座红塔礼堂因为靠近街面而坚持下来外,其他礼堂不是遮蔽重重,就是门禁森严,只能不了了之。